

远征军扬威仁安羌：子弹从胸膛打进去的才是英雄

惠通桥见证远征军历史

从腾冲到龙陵，清晨途中，特地关照司机师傅走老路，这是日本人 1942 年为建立以腾冲为中心的滇西占领区而修建的，后经多次修整改造，路况至今不错。

龙陵至松山的老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旁的田野村庄，是以前到宝山到昆明的必由之路，现已修通国道和高速公路，老路日渐冷清，站在“弹石路”面的史迪威公路上，却依然能够感受七十多年前脚下大地的颤动。

惠通桥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的怒江峡谷。73 年前，部分中国远征军就是通过这里唱着《满江红》踏入异国战场的。如今，惠通桥早已不再使用，桥面木板早已撤掉，四百米外的新桥代替了它的交通功能，那座桥叫“红旗桥”。惠通桥这座民国时怒江上唯一的桥，则成为抗战景点被世人缅怀纪念。桥东是施甸县陡峭的等子大山头，桥西是巍峨的龙陵县松山，“怒江天堑”保留着它百年前的模样。

作家萧乾曾说，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足以载入史册。

从昆明至缅甸腊戍，滇缅公路长 1700 多公里，其中 600 多公里在缅甸境内，在穿越滇西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漾濞江后，滇缅公路从云南瑞丽过境入缅。在中国境内，老滇缅公路基本已被新建的公路代替。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离惠通桥不到 500 米处滇缅公路上著名的“老虎嘴”，这也是中国境内，老滇缅公路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如今还在使用中。

站在怒江边，在滔滔的洪流中，仿佛依旧可以听到当年远征军的怒吼。

“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仁安羌，缅甸语的意思是“油河”。那时，仁安羌到处是钻井和油田，繁华不逊色于附近的曼德勒、蒲甘。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缅甸作战》记录，仁安羌油田曾是缅甸最大的油田，也是伊洛瓦底江沿岸各城镇的总发电地。深受资源匮乏之苦的日本早已垂涎三尺。

1942年3月日军在占领仰光后，分兵三路北进。面对日军的进攻，英国人却不愿在这热带丛林和戈壁滩上拼光实力，他们盘算着，让中国远征军阻击日军，从而将主力部队安全撤到印度。4月14日深夜，英军第一师径直向仁安羌油田撤退，4月15日无心恋战的英军开始炸毁油田，日军33师团长樱井闻讯后即命属下两个联队近3000人火速赶到仁安羌，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占领平墙河大桥。第二天，英军第一师师长斯高特远远看到大桥上飘起的太阳旗后立刻明白，7000余名英属军第1师军人已被日军关进铁盒，同时被围困的还有家眷和记者、传教士等，共计7500余人。

随后英军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后，弹尽粮绝，英军史利姆中将向中国远征军总指挥罗卓英求援。最终，罗卓英决定，派孙立人的新编38师113团前往救援。而实施救援的重任，落在已奔赴仁安羌方向的113团身上，这是一支仅有1121名官兵的部队，团长是刘放吾。

113团第三营营长张琦仁安羌战前动员：“第200师在同古坚守12昼夜，打得鬼子人仰马翻！我们新38师就是变种？鬼子枪一响就吓得屁滚尿流回来了？活要活得像条汉子，死要死得像个样子！这一回我带头冲，子弹从胸膛打进去的是英雄，从屁股打进去的是狗熊！”

不能见死不救，初到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就这样投入战斗，这批逃出来的英军在后来影响到二战进程的英帕尔会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仁安羌战役是“东方敦刻尔克”的说法由此而来。



■ 刘放吾迟到的“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

本报记者 程绩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抗日战争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尘封的历史越来越多地被后来者发掘，它们唤醒我们，逐渐成为热点。

龙行滇缅，远征3年，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1942年4月19日的仁安羌战役，是中国远征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胜仗，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仁安羌大胜7倍于己方的日本第33师团，救出英军7000余人，以及被俘传教士、记者约500人。

当时日军的策略是由迂回穿插的214联队在仁安羌设置三道封锁线困住英军，再配合南面的33师团主力，共同压迫围歼被困英军。

113团团长刘放吾率团赶至前线后，先侦察地形敌情，再集中兵力，在配属的英军战车重炮支持下，于17日黄昏前首先扫清浣河北岸的日军埋伏部队，通过无线电与被困英军联络，商量好配合突围方案。

18日清晨，113团下属3个营以倒三角阵型沿公路两侧攻击日军第一道封锁线。这样一来，日军包围了英军，国军又包围了日军。

19日拂晓，全团趁黑渡过滨河，扑向日军阵

仁安羌的捷报，惊动英伦三岛，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受到各同盟国的赞誉。孙立人后来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的“国会勋章”，英皇乔治六世授予孙“丰功勋章”，中国政府奖给孙“四等云麾勋章”。团长刘放吾获得“六等云麾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各一枚并记大功两次，阵亡的113团第三营营长张琦被盟军追赠“银星勋章”。

仁安羌大捷是一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军队在境外第一次挫败日本军队的经典战斗，作为与盟军协同作战的成功范例，鼓舞了在艰苦条件下抵御日本侵略的国人信心；二是证明凶悍的日军



■ 滇缅公路的“弹石路”

程绩 摄



■ 惠通桥

程绩 摄

中国军队令英国人震惊

地。短兵相接，展开厮杀，异常惨烈。搞不清前来救援的真实兵力，本占优势的日军被打蒙了头。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冷静下来将国军拦截于最后一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

战至黄昏，大部分日军溃逃待援，少数残敌顽抗。被俘英官兵等悉数被救出，直到20日才从北岸完全退出。

等到日军33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到仁安羌南部时，解围战已结束。假如等到日军主力追至完成合围，战场形势会完全改变，被困英军后果将不堪设想，生死仅在一线之间。

英国上尉菲茨帕特里克当时站在一座山头上，从全景角度恰好观察到113团的进攻：“（中国

“煤球将军”的迟到奖章

不是不可战胜，在训练有素装备整齐的前提下中国军人战斗力甚至强于日军，并成为远征军第一期入缅为数不多的亮点之战；三是成功解救英军得到英国人尊重使中国军队撤到印度后受到礼遇，扭转以前盟军对中国军队的偏见。

值得一提的是，113团团长刘放吾此后命运一波三折。上世纪50年代，孙立人在台涉及“兵谏”案，旧部刘放吾亦受牵连。退伍前，刘放吾的薪水已少得不足以养家糊口，只能卖煤球，被戏称为

“煤球将军”。

上世纪70年代，刘放吾的4个子女都移居美国，刘放吾也赴美定居。直到1992年仁安羌大捷50周年前夕，记者们造访九旬老人刘放吾。一些关于战史更真实内容才陆续被披露。是年4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特地拜访刘放吾，当面深致谢忱，称7000多英国人的家庭已到第三、第四代，这些人的生命是刘老将军所救。至于国民政府1946年颁发却一直未送到刘放吾手中的勋章，也由台湾方面重新铸造并送至刘放吾手中。1994年6月29日，刘放吾在洛杉矶病逝。



■ 2013年，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缅甸落成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资料图片

【对话戈叔亚】

30年行走在滇缅印战区

戈叔亚，滇缅抗战史专家，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政府特聘的“二战历史顾问”。63岁的他，用30多年做了一件事：寻找远征军老兵——活着的和死去的。

从云南到缅甸再到印度，寻找远征军老兵，戈叔亚从青年变为老年。而那些老兵，最年轻的也已经80多岁，更多的老兵早已撒手人寰。

“只有让千千万万远征军将士的忠魂回家，才能告慰那些在异国他乡漂泊了70年的英灵。”戈叔亚说。

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滇缅抗战史的？

戈：1983年的一天，我到腾冲县出差，无意中来到腾冲国殇墓园，看到这里有9000多块中国远征军的墓碑，大部分石碑被砸，一下子受到很大震动，我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曾经有过这么惨烈而重要的战争。

于是我就从昆明开始寻找远征军老兵，80年代找老兵很容易，而且他们的身体状况和身

体状况都很好。后来条件好了，我就去缅甸和印度的抗战遗址，去日本和美国查找资料，采访美国老兵和日本老兵。

记：研究滇缅抗战史这么多年，你一共走过多少战争遗址？

戈：我主要研究云南缅甸印度这段抗日战争的历史，所以包括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驼峰航线和远征军的作战遗址。松山战役的遗址我去过不下60次，最长的一次待了80天。此外，缅甸我去了近20次，印度去了4次。我的目标是，要把中缅印战区所有跟中国远征军有关的重要地方，都要走访到。

记：你去过几次仁安羌？有没有采访过参加仁安羌战役的老兵？

戈：仁安羌我去了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随后我又去了两次。

80年代我采访过很多老兵，关于仁安羌都有很多记忆和物证。其中我采访过一个第五军的参谋，他接到作战命令连夜赶到仁安羌时，战

斗已经打完，他回忆当时仁安羌油田一片大火，英军正在紧急撤退，他还现场看到了孙立人师长。

记：作为专业学者，你如何评价仁安羌战役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价值？

戈：仁安羌作战时，太平洋战争刚爆发，英美仓促应战，连吃败仗，在新加坡和菲律宾都有近10万英军和数万美军向日本投降，这种背景下，一支中国军队能够以少胜多，自然获得了国际上很高的评价。

记：七十多年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远征军？

戈：滇缅战役的重要性在于，云南在战时是不能丢的，因为这里有国际大通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史迪威公路，如果这条公路丢了，那么国际上的物资就没法进入中国，为了保卫这条国际大通道，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在战场上敢于主动挑战日军，很多地方甚至全歼日本军队，这在抗日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战斗过程中，中国军队出现不小的伤亡，于是英军在平羌河畔的石头堆内搭建起一个救护站。菲茨帕特里克注意到，很多中国士兵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出现弹孔，“我不会说中文，他们也不会说英语，无法进行任何言语安慰，此时英国军队同样缺乏粮食、水、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也只能煮点粥给中国伤员喝，聊表谢意”。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名受伤的中国士兵，在接受包扎时仍紧紧抓着步枪不肯放手，这种“枪不离手”的严格纪律与战斗意志，令菲茨帕特里克至今仍感钦佩。

菲茨帕特里克认为，英国陆军中将亚历山大在其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意义，在其回忆录“第7卷·缅甸”第93页里，出现了“中国军队从未赢得一次对日战役”的字眼。“但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绝非如此，对于已故刘放吾将军率领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大胜日军的仁安羌战役，我就是见证者。”

「我在仁安羌见到中国勇士」

——英军上尉菲茨帕特里克的证言



■ 1992年4月，撒切尔夫人拜访刘放吾



■ 仁安羌战斗实景，远处塔架就是油田

仁安羌战役成为中国军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书写的光辉一页。令人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傲慢的心理，西方学术界长期对此持漠视态度，许多二战史料中根本查不到相关线索。

2012年9月，一位93岁高龄的英国老人专程从英国飞到华盛顿，向刘放吾的后人当面致谢。他是菲茨帕特里克上尉，当年仁安羌之役获救并且至今依然在世的唯一英国军人。

过去三十年间，在那场战斗中生还的菲茨帕特里克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恩人树碑立传，不仅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远征军的回忆录，还坚持每年给英国首相及外相写信，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并重视中国远征军的功绩。

1941年12月，日本向英美宣战，英国紧急向缅甸增派援军，菲茨帕特里克是其中一员，1942年3月5日，他所在的英军第一师退到仁安羌，并在那里被日军包围，而菲茨帕特里克所属的步兵营也从原先500人锐减到120人。

当菲茨帕特里克和战友感到绝望之际，1942年4月19日，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突然参战令局面为之大变。当时，菲茨帕特里克看到从远方开来多辆斯蒂拉克牌汽车，每辆车上都载着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他们一下车就投入战斗，目标是歼灭突入仁安羌油田里的日军，为英军突围打开缺口。

当中国军队向油田进攻之际，日军阵地上的步机枪火力顿时强化了，这说明日本人也在拼命堵截，不希望“煮熟的鸭子（被困英军）飞了”。中国军人靠着灵活的战术和英勇的冲杀，逐渐瓦解了日军的抵抗，菲茨帕特里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枪声离自己越来越远。

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出现不小的伤亡，于是英军在平羌河畔的石头堆内搭建起一个救护站。菲茨帕特里克注意到，很多中国士兵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出现弹孔，“我不会说中文，他们也不会说英语，无法进行任何言语安慰，此时英国军队同样缺乏粮食、水、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也只能煮点粥给中国伤员喝，聊表谢意”。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名受伤的中国士兵，在接受包扎时仍紧紧抓着步枪不肯放手，这种“枪不离手”的严格纪律与战斗意志，令菲茨帕特里克至今仍感钦佩。

菲茨帕特里克认为，英国陆军中将亚历山大在其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意义，在其回忆录“第7卷·缅甸”第93页里，出现了“中国军队从未赢得一次对日战役”的字眼。“但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绝非如此，对于已故刘放吾将军率领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大胜日军的仁安羌战役，我就是见证者。”

吴健